

主编 朱迪卓

文白
对照

中国历代帝王秘史

蓝天出版社

文白对照

中国历代帝王秘史

[第三卷]

蓝天出版社

目 录

● 五代十国

- [3] 梁太祖
- [12] 唐庄宗
- [20] 唐明宗
- [29] 晋高祖
- [39] 汉高祖
- [42] 周太祖
- [46] 周世宗
- [54] 吴太祖
- [63] (南)唐烈祖
- [73] (前)蜀高祖
- [83] (后)蜀高祖
- [91] 吴越武肃王
- [100] 楚武穆王
- [110] 闽太祖
- [116] (南)汉高祖
- [121] 南平武信王
- [128] (北)汉世祖

● 宋

- [137] 宋太祖
- [173] 宋太宗
- [199] 宋真宗
- [212] 宋仁宗
- [234] 宋英宗
- [244] 宋神宗
- [256] 宋哲宗
- [266] 宋徽宗
- [286] 宋钦宗
- [294] 宋高宗
- [319] 宋孝宗
- [337] 宋光宗
- [348] 宋宁宗
- [359] 宋理宗
- [371] 宋度宗
- [377] 宋恭帝
- [381] 益王、卫王

● 辽

- [389] 辽太祖
- [395] 辽太宗
- [400] 辽世宗
- [403] 辽穆宗
- [407] 辽景宗
- [409] 辽圣宗
- [415] 辽兴宗
- [421] 辽道宗
- [427] 天祚帝

● 金

- [433] 金太祖

- [442] 金太宗
- [450] 金熙宗
- [457] 海陵王
- [463] 金世宗
- [471] 金章宗
- [481] 金宣宗
- [490] 金哀宗

● 西 夏

- [501] 景 宗
- [509] 毅 宗
- [513] 惠 宗

五代十国

梁太祖

朱温，公元 907—公元 912 年在位。年号开平、乾化。谥号“神武元圣孝皇帝”。庙号(后)梁太祖。



【原文】

太祖神武元圣孝皇帝，姓朱氏，宋州砀山午沟里人也。其父诚，以五经教授乡里，生三子，曰全昱、存、温。诚卒，三子贫，不能为生，与其母佣食萧县人刘崇家。全昱无他材能，然为人颇长者。存、温勇有力，而温尤凶悍。

唐僖宗乾符四年，黄巢起曹、濮，存、温亡入贼中。巢攻岭南，存战死。巢陷京师，以温为东南面行营先锋使，攻陷同州，以为同州防御使。是时，天子在蜀，诸镇会兵讨贼。温数为河中王重荣所败，屡请益兵于巢，巢中尉孟楷抑而不通。温客谢瞳说温曰：“黄家起于草莽，幸唐衰乱，直投其隙而取之尔，非有功德兴王之业也，此岂足与共成事哉！今天子在蜀，诸镇之兵日集以谋兴复，是唐德未厌于人也。且将军力战于外，而庸人制之于内，此章邯所以背秦而归楚也。”温以为然，乃杀其监军严实，自归于河中，因王重荣以降。都统王铎承制拜温左金吾卫大将军、河中行营招讨副史，天子赐温名全忠。

（《新五代史》）

【译文】

后梁太祖，谥号神武元圣孝皇帝，姓朱，宋州砀山午沟里人。太

祖的父亲名朱诚，他有三个儿子，分别叫朱全昱、朱存、朱温。朱诚死后，他的三个儿子生活贫困，衣食无着，就与他们的母亲一起到萧县刘崇家做佣人。朱全昱没有什么才能，但为人颇有长者之风。朱存、朱温都孔武有力，而朱温尤其凶悍。

唐僖宗乾符四年，黄巢在曹州、濮州一带起义，朱存、朱温一起加入了起义队伍。在黄巢进攻岭南的战斗中，朱存牺牲了。黄巢攻陷长安（建立大齐政权后），朱温被任命为东南面行营先锋使，攻陷同州后，朱温又被任命为同州防御使。这时，唐僖宗在四川，各藩镇集合军队攻打黄巢的农民起义军。朱温数次被河中唐将王重荣打败，便接连请黄巢派兵增援，但中尉孟楷压下朱温的求救信不向黄巢汇报。这时，朱温的幕僚谢瞳便劝他说：“黄巢乘唐王朝衰弱混乱之机，从社会底层发动起义，借此攻陷长安，当了皇帝。黄巢并没有建立新王朝的功德，怎么能够跟他一起图霸兴业呢？现在唐朝天子在四川，各藩镇集合军队，尽力复兴唐王朝，这是因为唐朝气数未尽，人心所向。况且将军你在前线奋力作战，而有些小人却在后方捣鬼，这就是章邯背叛秦朝而投降项羽时的原因。”朱温认为谢瞳的话很对，于是派人杀了黄巢派的监军严实，到河中向王重荣投降了。都统王铎秉承朝廷旨意任命朱温为左金吾卫大将军、河中行营招讨副使。唐僖宗亲自将朱温的名字改为朱全忠。

【原文】

自黄巢死，秦宗权称帝，陷陕、洛、怀、孟、许、汝、郑州，遣其将秦贤、卢瑋、张晁攻汴。贤军板桥，晁军北郊，瑋军万胜，环汴为三十六栅。王顾兵少，不敢出。乃遣朱珍募兵于东方，而求救于兖、郓。三年春，珍得万人、马数百匹以归。乃击贤板桥，拔其四栅。又击瑋万胜，瑋败，投水死。宗权闻瑋等败，乃自将精兵数千，栅北郊。五月，兖州朱瑾、郓州朱宣来赴援。王置酒军中，中席，王阳起如厕，以轻兵出北门袭晁，而乐声不辍。晁不意兵之至也，兖、郓之兵又从而

合击，遂大败之，斩首二万余级。宗权与晁夜走，过郑，屠其城而去。宗权至蔡，复遣张晁攻汴。王闻晁复来，登封禅寺后冈，望晁兵过，遣朱珍蹶之，戒曰：“晁见吾兵，必止。望其止，当速反，毋与之斗也。”已而晁见珍在后，果止。珍即驰还。王令珍引兵蔽大林，而自率精骑出其东，伏大冢间。晁止而食，食毕，拔旗帜，驰击珍。珍兵小却，王引伏兵横出，断军为三而击之。晁大败，脱身走。

（《新五代史》）

【译文】

黄巢死亡后，秦宗权称帝，攻下了陕、洛、怀、孟、许、汝、郑州各地，并派将领秦贤、卢瑋、张晁攻打开封。秦贤驻军板桥，张晁驻军北郊、卢瑋驻军万胜，包围开封的军队共有三十六栅。朱全忠考虑到自己兵少，不敢迎战。于是派朱珍到东边募兵，并到兖、郢二州求救。光启三年春天，朱珍率领招募到的万名兵士、数百匹马回到开封。朱全忠于是向驻在板桥的秦贤进攻，消灭了他四栅人马。又在万胜打败了卢瑋，卢瑋投水而死。秦宗权听说卢瑋等被打败，于是亲自率领数千精兵，驻扎在北郊。五月，兖州朱瑾、郢州朱宣率部来支援朱全忠。朱全忠在部队里置办酒席。在酒宴进行到一半的时候，朱全忠假装起来上厕所，暗中派快速部队袭击张晁，但酒宴继续进行，乐声不断。张晁没料到敌军已来进攻，兖州、郢州的部队又同时对张晁进行夹攻，大败张晁，砍下了二万多士兵的头。秦宗权与张晁连夜逃走，过郑州时，在城里大肆屠杀，然后逃走。秦宗权到蔡州后，再次派张晁攻打开封。朱全忠听说张晁率军再次攻来，登上封禅寺后山岗，望张晁军经过，命朱珍率部紧跟在张晁军之后，并告诫朱珍说：“张晁发现了我军，一定会停止前进。敌军停止前进后，你赶快返回，不要与之作战。”一会儿张晁看见朱珍的部队紧跟在后，果然停止了前进。朱珍率部火速返回。朱全忠命令朱珍率部隐蔽在大树林里，又亲自率精骑兵到张晁军队的东面，埋伏在大坟

墓间。张旺的部队停下来用餐，吃完饭后，高举战旗，迅速攻打朱珍的部队。朱珍率部稍为退却，朱全忠率领埋伏的队伍冲出来，把张旺的部队截断为三段，全部歼灭。张旺大败，战乱中脱身逃走。

【原文】

自刘季述等已诛，宰相崔胤外与梁交，欲假梁兵尽诛宦者。而凤翔李茂贞、邠宁王行瑜等皆遣子弟以精兵宿卫天子，宦官韩其信等亦因恃以为助。天子与胤计事，宦者属耳，颇闻之。乃选美女，内之宫中，阴令伺察其实。久之，果得胤奏谋所以诛宦者之说，全海等大惧，日夜相与涕泣，思图胤以求全。胤知谋泄，事急，即矫为制，召梁兵入诛宦者。十月，王以宣武、宣义、天平、护国兵七万，至于河中，取同州，遂攻华州，韩建出降。全海等闻梁王兵且至，即以岐、邠宿卫兵劫天子奔于凤翔。王乃上书言胤所以招之之意。天子怒，罢胤相，责授工部尚书，诏梁兵还镇。王引兵去，攻邠州，屯于三原。邠州节度使杨崇本以邠、宁、庆、衍四州降。崔胤奔于华州。二年春，王退军于河中。晋攻晋、绛。遣朱友宁击败晋军于蒲县，取汾、慈、隰，遂围太原，不克而还，汾、慈、隰复入于晋。四月，友宁引兵西，至兴平，及李茂贞战于武功，大败之。王兵犯凤翔，茂贞数出战，辄败，遂围之。十一月，鄜坊李周彝以兵救凤翔，王遣孔勍袭鄜州，虜周彝之族，徙于河中，周彝乃降。是时，岐兵屡败，而围久，城中食尽，自天子至后宫，皆冻馁。三年正月，茂贞杀韩全海等二十人，囊其首，示梁军，约出天子以为解甲。天子出幸梁军。遣使者驰召崔胤，胤托疾不至。王使人戏胤曰：“吾未识天子，惧其非是，子来为我辨之。”天子还至兴平，胤率百官奉迎。王自为天子执辔，且泣且行，行十余里，止之。人见者，咸以为忠。

（《新五代史》）

【译文】

刘季述作乱被平息后，宰相崔胤交结朱全忠，想借助朱全忠的

势力消灭宦官。但凤翔节度使李茂贞、邠宁节度使王行瑜等都派宗族子侄率精兵在宫中警戒，保卫天子，宦官韩全海也将此作为自己所凭恃的力量。皇帝与崔胤商议要事，被宦官们窃听到了许多。宦官于是甄选一些美貌少女进宫，暗中令她们探听皇上与崔胤所谋之事。很久以后，果然得到崔胤奏请皇上诛杀宦官的消息。韩全海等宦官极为恐惧，白天黑夜痛哭不已，考虑除掉崔胤以保全自己。崔胤知道密谋已被泄漏出去，于是假传圣旨，召朱全忠率兵杀宦官。十月，朱全忠率宣武、宣义、天平、护国兵七万人，到达河中，攻取同州，接着向华州进攻，韩建被迫投降。韩全海等宦官听说朱全忠率兵即将攻来，即以岐、邠州之禁卫军劫持天子逃往凤翔。朱全忠于是上书皇帝，汇报宰相崔胤召其进宫之意图。皇帝非常生气，免去了崔胤宰相职务，并令工部尚书转述皇帝要求朱全忠返回所镇之地。朱全忠带兵离去，攻打邠州，驻军于三原，邠州节度使杨崇本以邠、宁、庆、衍四州之地向朱全忠投降。崔胤逃到华州。唐昭宗光化二年春，朱全忠撤军至河中。李克用攻打晋、绛二州。朱全忠派朱友宁在蒲县打败了李克用的军队，夺取了汾、慈、隰三州之地，于是围攻太原，没能攻下，只好返回，汾、慈、隰三州重新落入李克用手中。四月，朱友宁率兵西进至兴平，在武功大败李茂贞。朱全忠继续向凤翔进攻，李茂贞迎战，数战数败，终于被朱全忠包围。十一月，李周彝率郾坊之兵援救李茂贞。朱全忠派孔勣袭击郾州，抓获李周彝的家人，并将其押往河中。周彝于是向朱全忠投降。此时，由于李茂贞不断战败，京城长久被围困，城中粮尽，从皇上到后宫，皆又冻又饿。三年正月，李茂贞杀韩全海等二十人，将其首级用袋子装着交给朱全忠，答应交出皇上作为和解的条件。于是皇上来到朱全忠的军队中。朱全忠派人快速召崔胤，崔胤托言有病不来。朱全忠派人骗崔胤说：“我不认识皇上，怕这人不是他。你来为我鉴定一下。”皇上回到兴平，崔胤率领百官欢迎皇上。朱全忠为皇上牵马，边哭边走，直走十多里，才停下来。看见的人，都认为朱全忠对

皇上非常忠诚。

【原文】

壬戌，梁王更名晁。王兄全昱闻王将即帝位，谓王曰：“朱三，尔可作天子乎！”……帝复与宗戚饮博于宫中，酒酣，朱全昱忽以投琼击盆中迸散，睨帝曰：“朱三，汝本碭山一民也，从黄巢为盗。天子用汝为四镇节度使，富贵极矣，奈何一旦灭唐家三百年社稷，自称帝王！行当族灭，奚以为博！”帝不怩而罢。……初，帝在藩镇，用法严，将校有战没者，所部兵悉斩之，谓之跋队斩，士卒失主将者，多亡逸不敢归。帝乃命凡军士皆文其面以记军号。军士或思乡里逃去，关津辄执之送所属，无不死者，其乡里亦不敢容。由是亡者皆聚山泽为盗，大为州县之患。壬寅，诏赦其罪，自今虽文面亦听还乡里。盗减十七八。……金吾上将军王师范家于洛阳，朱友宁之妻泣诉于帝曰：“陛下化家为国，宗族皆蒙荣宠。妾夫独不幸，因王师范叛逆，死于战场；今仇讎犹在，妾诚痛之！”帝曰：“朕几忘此贼！”己酉，遣使就洛阳族之。使者先凿坑于第侧，乃宣敕告之；师范盛陈宴具，与宗族列坐，谓使者曰：“死者人所不免，况有罪乎！予不欲使积尸长幼无序！”酒既行，命自幼及长，引入坑中戮之，死者凡二百人。

（《资治通鉴》）

【译文】

十六日，梁王朱全忠改名为朱晁。朱全忠的哥哥朱全昱听说朱全忠即将即皇帝位，对朱全忠说：“朱三，你能做皇帝吗！”……后梁太祖（朱温）又与宗族亲戚在宫中饮酒戏博，酒酣耳热之际，朱全昱忽然将骰子摔在盘中，打得碎散迸裂，斜看着后梁太祖说：“朱三，你不过是碭山的一介草民，跟随黄巢做了强盗。唐朝皇帝任命你为四镇节度使，富贵极了，为什么突然毁了唐朝三百年的江山，自称帝王！马上就要遭到灭族之祸，还玩什么博戏！”后梁太祖不高兴地

停止酒宴游戏。……当初，后梁太祖任藩镇节度使时，用严酷的法令治军，将校有战死的，其部下要全部被杀，叫做“跋队斩”。士卒失去了主将的，大多逃亡不敢归队。后梁太祖于是命令所有军士都要在脸上刺字以记录所属军号。军士有的因想家而逃跑，水陆关卡总是将他们捉住送往所属部队，这些人没有不被处死的，他们的家乡也不敢收容他们。因此逃跑的人都聚集在山林水泽做强盗，对各州县危害甚劣。二十九日，后梁太祖发布命令赦免逃跑的人的罪行，以后即使面上刺有字的士兵也听任他们返回家乡。强盗因而减少了十之七八。……金吾上将军王师范家住在洛阳，朱友宁的妻子向后梁太祖哭诉着说：“陛下您化家为国，宗族家人都荣获恩宠。只有我的丈夫独独不幸，由于王师范的叛变，导致我丈夫在战场上死去；现今仇人却还逍遥自在地活着，我真感到痛心！”后梁太祖说：“我几乎忘了这个叛贼！”初十，后梁太祖派使者到洛阳诛杀了王师范满门同族。使者先为王师范宅旁挖好坑，这才向王师范宣读皇上的命令；王师范大摆宴席，与族人依次入座，对使者说：“死亡是每个人都不能避免的事情，何况有罪的人呢？我不想让我家的人死后尸体不分长幼地堆在一起。”依次饮酒后，王师范全家被命令从年幼的到年长的，按序带到坑中杀死，一共杀了二百人。

【原文】

辛丑，帝避暑于张宗奭第，乱其妇女殆遍。宗奭子继祚不胜愤耻，欲弑之。宗奭止之曰“吾家顷在河阳，为李幸之所围，咱木屑以度朝夕，赖其救我，得有今日，此恩不可忘也。”乃止。甲辰，还宫。……帝长子邕王友裕早卒。次假子博王友文，帝特爱之，常留守东都，兼建昌宫使。次郢王友珪，其母亳州营倡也，为左右控鹤都指挥使。次均王友贞，为东都马步都指挥使。初，元贞张皇后严整多智，帝敬惮之。后殂，帝纵意声色，诸子虽在外，常征其妇入侍，帝往往乱之。友文妇王氏色美，帝尤宠之，虽未以友文为太子，帝意常属

之。友珪心不平。友珪尝有过，帝挾之，友珪益不自安。帝疾甚，命王氏召友文于东都，欲与之诀，且付以后事。友珪妇张氏亦朝夕侍帝侧，知之，密告友珪曰：“大家以传国宝付王氏怀往东都，吾属死无日矣。”夫妇相泣。左右或说之曰：“事急计生，何不改图，时不可失！”六月，丁丑朔，帝命敬翔出友珪为莱州刺史，即令之官。已宣旨，未行敕。时左迁者多追赐死，友珪益恐。戊寅，友珪易服微行入左龙虎军，见统军韩勅，以情告之。勅亦见功臣宿将多以小过被诛，惧不自保，遂相与合谋。勅以牙兵五百人从友珪杂控鹤士入，伏于禁中，中夜斩关入，至寝殿，侍疾者皆散走。帝惊起，问：“反者为谁？”友珪曰：“非他人也。”帝曰：“我固疑此贼，恨不早杀之。汝悖逆如此，天地岂容汝乎！”友珪曰：“老贼万段！”友珪仆夫冯廷谔刺帝腹，刃出于背。友珪自以败毡裹之，瘞于寝殿，秘不发丧。遣供奉官丁昭溥驰诣东都，命均王友贞杀友文。己卯，矫诏称：“博王友文谋逆，遣兵突入殿中，赖郢王友珪忠孝，将兵诛之，保全朕躬。然疾因震惊，弥致危殆，宜令友珪权主军国之务。”韩勅为友珪谋，多出府库金帛赐诸军及百官以取悦。（《资治通鉴》）

【译文】

二十日，后梁太祖在张宗奭的宅第避暑，几乎奸淫了张宗奭家的所有妇女。张宗奭的儿子张继祚感到无比愤怒和羞耻，想杀掉后梁太祖。张宗奭制止他的儿子说：“我家不久前在河阳被李幸之围困，靠啃木屑度日，靠他救我，才有今天，不能忘了他的恩情。”张继祚这才作罢。二十三日，后梁太祖返回宫中。……后梁太祖的长子郴王朱友裕死得早，次养子博王朱友文，太祖特别宠信他，常让他留守东都，兼任建昌宫使。次郢王朱友珪，他的母亲是亳州营妓，他担任左右控鹤都指挥使。次均王朱友贞，担任东都马步都指挥使。当初，元贞张皇后严谨整肃，智慧超人，后梁太祖很敬畏她。张皇后死后，太祖纵情声色。太祖的各位儿子虽然在外地任职，太祖经常

让儿媳妇进宫侍候，并常常奸淫她们。朱友文妻王氏长相漂亮，太祖特别宠爱她，虽然没有立朱友文为太子，但太祖常常心里打算这样。朱友珪感到不平。朱友珪曾犯有过失，太祖鞭挞了他，朱友珪更感到不安。太祖病得很重，要王氏召她丈夫朱友文到东都，想与他诀别，并将后事托付给他。朱友珪的妻子张氏也时时在太祖身边服侍，知道了这事，秘密告诉朱友珪说：“父王把传位国玺交给王氏带到东都，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了。”朱友珪夫妇相对痛哭不已。朱友珪手下有人劝他说：“急中生智，何不另想办法，时机不可失去！”六月初一，太祖命敬翔调朱友珪为莱州刺史，随即令朱友珪立即赴任。已经宣布了太祖的旨意，但还没正式发布诏书。当时贬官的常常被追加命令赐死，朱友珪越发感到恐惧。初二，朱友珪更换便服，偷偷地进入左龙虎军，会见统军韩勅，将实情告诉了他。韩勅也看见功臣老将多因很小的过失被杀，担心不能保全自己，于是与朱友珪一起合谋。韩勅派五百兵士跟随友珪混杂在宫廷侍卫军中进入皇宫，埋伏在宫中，半夜斩断门栓进入太祖寝殿，服侍太祖的人都四散逃走。太祖惊慌而起，问道：“是谁谋反？”朱友珪说：“并不是别人。”太祖说：“我一直不放心你这反贼，真后悔没有早杀了你。你如此悖逆，天地还能容你吗！”友珪说：“你这老贼该碎尸万段！”朱友珪的仆人冯廷谔一剑刺向太祖腹部，剑尖从背后穿出。朱友珪亲自用破毡子裹了太祖的尸体秘密埋于寝殿，并封锁后梁太祖死亡的消息。朱友珪又派供奉官丁昭溥连夜前往东都，命令均王朱友贞杀掉朱友文。初三，朱友珪假造诏书称：“博王朱友文企图叛逆，派兵冲击皇宫，靠了郢王朱友珪忠诚孝敬，把进宫的兵杀了，保全了我。但我因震动惊恐，差不多到了很危险的地步，应该让朱友珪暂时掌管军国大事。”韩勅为朱友珪出主意，让朱友珪大量取出府库中金帛赏赐给军队及百官以取悦他们（获取支持和承认）。

唐庄宗

李存勖，公元 923—公元 926 年在位。年号同光。庙号(后)唐庄宗。



【原文】

存勖，克用长子也。初，克用破孟方立于邢州，还军上党，置酒三垂岗，伶人奏《百年歌》，至于衰老之际声甚悲，坐上皆凄怆。时存勖在侧，方五岁，克用慨然捋须，指而笑曰：“吾行老矣，此奇儿也，后二十年，其能代我战于此乎！”存勖年十一，从克用破王行瑜，遣献捷于京师，昭宗异其状貌，赐以鸿鹄卮、翡翠盘，而抚其背曰：“儿有奇表，后当富贵，无忘予家。”及长，善骑射，胆勇过人，稍习《春秋》，通大义，尤喜声音歌舞俳优之戏。天祐五年正月，即王位于太原。叔父克宁杀都虞候李存质，幸臣史敬瑄告克宁谋叛。二月，执而戕之，且以先王之丧、叔父之难告周德威，德威自乱柳还军太原。梁夹城兵闻晋有大丧，德威军且去，因颇懈。王谓诸将曰：“梁人幸我大丧，谓我少而新立，无能为也。宜乘其怠击之。”乃出兵趋上党，行至三垂岗，叹曰：“此先王置酒处也。”会天大雾昼暝，兵行雾中，攻其夹城，破之，梁军大败，凯旋告庙。（《新五代史》）

【译文】

李存勖是李克用的长子。当时，李克用在邢州击败孟立方，率军返回上党，在三垂岗设宴。席中，乐师奏《百年歌》，乐曲演奏到人

生衰老的乐章时，声音悲怆，在座之人都觉得凄凉。当时李存勖才五岁，坐在筵席之侧，李克用感慨地抚着胡须，指着李存勖笑道：“我即将老了，这是一位有奇才的儿子。二十年后，他能代替我在这里作战吗！”李存勖十一岁时，跟随李克用击败王行瑜，李克用派他去长安给唐昭宗报喜，昭宗对他的像貌感到惊异，赏赐给他鸿鹄卮、翡翠盘，抚摸着他的背说：“长相不俗，以后一定会富贵，不要忘了我们李家。”长大以后，擅长骑马射箭，胆勇过人，稍稍学习学《春秋》，便能通晓大义，尤其喜好音乐舞蹈及滑稽戏。天祐五年正月，李存勖在太原即王位。存勖的叔父李克宁杀了都虞候李存质，宠臣史敬谿密告李克宁谋图叛反。二月，李存勖捉拿李克宁并将其杀掉，然后将父亲李克用之死、叔父李克宁之难告诉周德威，周德威率兵从乱柳回到太原。朱温驻守夹城的部队听说李存勖家有丧事，周德威又率兵离去，因而防守非常松懈。李存勖对手下各位将领说：“朱温知道我家刚刚有大的丧事，幸灾乐祸，认为我年轻且又即位不久，不能有什么作为。我们应该乘其懈怠之际向其进攻。”于是出兵向上党进发，到三垂岗，存勖叹息道：“这是父王当年设宴之处啊！”恰遇当天大雾，白天如同黑夜，李存勖的军队在雾中行进，进攻夹城，破城，大败朱温的部队，凯旋而返。并在宗庙举行庆祝胜利的祭祀仪式。

【原文】

晋王还晋阳，王连岁出征，凡军府政事一委监军使张承业，承业劝课农桑，畜积金谷，收市兵马，征租行法不宽贵戚，由是军城肃清，馈饷不乏。王或时须钱蒲博及给赐伶人，而承来靳之，钱不可得。王乃置酒钱库，令其子继岌为承业舞，承业以宝带及币马赠之。王指钱积呼继岌小名谓承业曰：“和哥乏钱，七哥宜以钱一积与之，带、马未为厚也。”承业曰：“郎君缠头皆出承业俸禄，此钱，大王所以养战士也，承业不敢以公物为私礼。”王不悦，凭酒以语侵之，承